周易述傳

周易述傳卷二

山陽丁晏學

咸亨利貞程傳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　案君臣之道感以正父子以恩合朋友以義合夫婦以禮合皆感之以正也不正則不能亨故曰亨利貞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程傳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何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　案寂

然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以情相感而天下未有不感者湯文正公之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求通民情者咸之感人心也願聞已過者咸之虛受人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程傳二以陰居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　案鄭康成曰腓膞腸也崔憬曰腓脚膞孔疏腓足之膞腸也故程子以爲

足肚本義从之艮六二艮其腓程傳曰股動則腓
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腓爲足之下體咸艮之
二皆在下體之卦故皆取象於腓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程傳股者在身之下足之
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
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案陽剛不能自主
而隨人以爲轉移詭隨容悅卑下之甚也故象曰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程傳夫貞一則所感无不
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

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案朋從者私也一有私心則所感皆僞故必有大公無我之心而後可以感天下

上六咸其輔頰舌程傳上陰柔而說體居咸之極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　案陸宣公謂感人以言其本已淺此公孫衍張儀之徒逞其口說所以爲妾婦之道也

恒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程傳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案初在下而求恒之深如宋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帝東征以還二聖又乞留李綱罷黃潛善布衣歐陽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在下而不知止皆浚恒之凶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程傳夫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　案婦人從

於夫子則吉夫子從於婦人則凶五爲尊位以漢高帝開創之英君而制於呂后唐之中宗韋后更無論矣故小象深戒之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程傳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恒振者動之速也　馬融曰振動也張璠作震案上居無位之地而欲振動有爲凶莫甚焉韓蘄王退居湖上不見舊日部曲得振恒之戒矣

遯亨小利貞程傳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亡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案二陰方長未至於否故小利貞聖賢濟世之心苟有可爲則爲之故遯世者聖賢之不得已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傳遠小人之道惟在乎矜莊威儀使知敬畏則自然遠

矣　案危行巽言務嚴其分君子自處之道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程傳初以柔處微不可往矣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案朱子嘗草萬言書欲効當時執政筮得此爻而止象曰不往何災也聖人知往之爲害故以不往深戒之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程傳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

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案二與五應其志甚固如漢高之於四皓光武之於子陵雖固而無失其爲遯故象曰固志也釋文說王肅如字師說同徐音吐活反程傳讀如本字本義依徐音作脫朱義爲長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程傳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

案好遯之吉如留侯從赤松子遊李鄴侯之歸

衡山皆君子之好遯也唯君子能見幾而退若小人則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程傳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　案程傳謂遯非人君之事然五爲君爻如堯舜之於巢由所以嘉美其遯也

大壯利貞程傳乾剛而震動剛陽大也大者壯盛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　案王肅曰壯盛也馬融曰壯傷也郭璞云今淮南人呼壯爲傷爻言喪羊羸藩亦有傷義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程傳初陽乾剛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其凶可必也　案初在下而用壯處下位而壯於進忠而獲謗信而見疑故象曰其孚窮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程傳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無所忌憚也　案京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釋文引馬融王肅訓罔爲无劉牧曰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壯故象曰小

人用壯君子罔也此說較程傳爲長

九四貞吉悔亾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程傳四陽剛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亾

案四近君位陽道方盛大壯利貞之時也君子持之以正藩決無拘礙之憂壯輿有時行之利故

象曰尚往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程傳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

案陰柔之小人用壯以行至於進退無據亦何利之有也爻曰艱則吉欲其困而後亨勉小人之遷善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程傳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愼也　案釋文不詳鄭王肅作祥善也孔疏亦云詳者善也古詳祥通用作不祥解文義尤明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程傳摧如抑退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

信也　虞曰摧憂愁也孔疏引何氏曰摧退也裕寬也案初爻在下而爲進之始豈無摧抑之者惟在守正不阿雖未見信於人而能自裕於己始進之善者也世之急於求進者奔競貪緣終以獲咎失此爻之義矣

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程傳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釋文引馬融云介大也孔氏正義同案二以中正得進之道宋元祐之時宣仁太后聽政以司馬溫公爲宰輔以蘇文忠公侍講筵受福王母之象也

六三衆允悔亾程傳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亾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案三以不中正而得衆志之允從悔之所以亾也作事不孚於衆雖中正而不免於戾其能以无悔乎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程傳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而畏人者鼫鼠也貞固守此其危可知　案本義云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烏有貪而不危者乎

上九維用伐邑程傳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

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　案黃氏日抄云程傳釋爲自治晦菴謂伐邑如隳郈隳費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世無稱兵自伐其邑之理釋爲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自爲國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之故爲伐邑合從朱說

明夷利艱貞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程傳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　案蒙其難所以爲晦正其志所以爲明故大象曰用晦而明

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程傳君

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極而不能去矣　案見幾之哲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主人有言豈足怪乎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

疾貞正之不可急也　案三以剛居剛在明體之上際夷傷蒙難之時出狩于外幸而殲厥渠魁革除元惡廓然更新然使求治太急下令太驟矯枉而過其正則非貞矣故易以不可疾戒之謂不可疾遽也治天下者如治病然大黃芒硝以去其疾必以溫補養之而後元氣可復全體可安也昔宋人亟於去新法而去之太疾弊且復生故漸之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得位正邦當爲之以漸而不可持之以疾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程傳六五明夷之君位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左者隱僻之所也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案傳義至爲明切程子之垂戒深矣後世如唐明皇之信李林甫德宗之信盧杞宋

神宗之信王安石高宗之信秦檜皆入左腹而獲心意者也

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程傳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案家人嚴君兼言父母古之哲士多有賢母以毓成之吾見今之士大夫家往往父訓甚嚴而其母溺於姑息之愛子有過則匿不以聞以致敗行喪家者多矣故家人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程傳初家道之始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　案輔嗣注云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胡炳文引顏之推家訓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程傳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　案王宗傳曰无攸遂者示不敢有所專也漢上傳曰孟母云婦人精五飯羃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無境外之志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程傳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也　案嗃嗃者過嚴或有乖離之悔嘻嘻者太縱終有蕩佚之虞然悔雖危而得吉縱實吝而可羞治家者不可不知戒也

六四富家大吉程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為

大吉也　案四近君位大臣之有賢婦而得內助者也隋鄭善果母以秩俸散贍六姻均其惠德富家大吉之象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程傳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　案五爲君位若虞舜之釐降文王之刑于其此爻之義乎以漢文帝之聖德而幸于慎夫人以光武之賢君而溺于陰麗華甚矣王假有家之難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揜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　案威如者非嚴厲以爲威也治家者徒尚矜嚴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象曰反身之謂也

睽初九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程傳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

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人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當睽異之時乎陳太邱之見張讓郭汾陽之見盧杞皆合此爻之義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程傳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遇非枉道

逢迎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云未失道也
彖處睽離之時二與五應委曲求合故有巷遇
之象巷遇而守之以道不爲詭遇矣故象以未失
道戒之
六五悔亾厥宗噬膚往何咎程傳六以陰柔當睽離
之時而居尊位下有九二陽剛之賢與之爲應以
輔翼之故得悔亾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
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
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
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　彖厥宗

噬膚所謂胏府之親也宗親切近故有噬膚之象當睽離之時睦其宗親之賢輔而往合之故往則有慶漢初用朱虛侯而呂氏誅漢季不用劉子政而王氏纂合與不合之異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程傳上居睽之極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常孤獨也上與三爲正應然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

載鬼滿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三實無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爲寇讎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與三始疑而合故云往遇雨則吉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案此爻極言睽孤之義憎其汙穢豕負塗也狀其幻妄鬼載車也始以爲寇先張弧也終以爲親後說弧也羣疑之釋遇元夫也人之孤立而處疑忌之間者非遇雨之和合安能獲其吉哉

蹇利見大人貞吉程傳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　案時之險難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人然必有大人之德大人之位而後可以濟時若蹇而在下則惟守貞正以全性命亦不可以有爲也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君子之遇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脩德以俟時而已　案蹇

難之時修其在己而不敢怨天尤人君子反身之
學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程傳二以中正之德與五
應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
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故爲蹇於
蹇也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
嘉故稱其忠藎不爲己也　案蹇難之臣處艱險
之時志存君國而不恤其身諸葛忠武之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可以當之矣忠臣事君雖於事不濟
共諒其心而不可以咎責故曰終无尤也

六四往蹇來連程傳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釋文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虞翻云連輦蹇難也案古注釋連爲難程傳爲連合之義以來譽來反例之傳義爲長

九五大蹇朋來程傳五居君位在蹇難之中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足以濟蹇也

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　案大蹇之時得君子之朋相助可以濟險矣而象曰以中節也謂其有中正之節而无陽剛之德未足以濟天下之蹇也蹇難之大也非陽剛中正之臣烏能勝其任乎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程傳六以陰柔居蹇之極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碩大也紓蹇則爲吉大人謂五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　案上以陰居蹇之極中正之臣能輔助五之大人故利見也五君位貴故象

曰以從貴也臣之從君以濟天下之蹇吉可知矣

解

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程傳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尙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天下之吉也有攸往夙吉謂尙有當解之事早爲之乃吉也　虞翻曰夙早也案難已解則甫臻安定當淸淨畫一以除煩苛故无所往則吉難既解則易致因循當整躬脩明以期

振作故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程傳患難既解安靜無事唯自處得宜則爲无咎矣方解之初當安靜以休息之　案居解之初无所事事故爻不言其事但言无咎患難初平无所往則无咎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程傳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　案解難之時當以去小人爲先務卦取三陰爲三狐之象極言小人之邪媚如妖獸之狐也

獲而除之而後險難可解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案負擔之小人而竊乘車之位自以爲榮實可醜也如灌夫之販繒賈臣之負薪皆是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程傳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君子所親皆

必君子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　案解天下之難者莫如君子進君子而退小人患難之所以除也至於有孚小人則折服退聽而小人之心孚矣然則欲濟時之難者可不以去小人爲亟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程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矣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

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
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彖二以狐之妖媚田而獲之上以隼之陰鷙射而
獲之大害既除而天下之難解矣然除難必俟其
時時不可爲爲之則反受其禍甚矣毒害之未易
除也
損二簋可用享程傳損者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
本實也聖人以儉爲禮之本故爲損發明　案奢
侈之費甚於天災禍亂之所由生也聖人於損之
卦而取二簋之用享於既濟之卦而取西隣之禴

祭所以崇本而抑末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程傳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爲可喜也　案疾害之去必欲其速司馬溫公急於去新法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驩欣鼓舞甚於更生其遄有喜之象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程傳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若不行其損變而以陽剛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

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內外遠近之限也　漢書谷永傳易稱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案損之反而爲益故弗損則益之矣

益彖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程傳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乃益道大行之時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案虞仲翔曰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王輔嗣曰木者以涉大川爲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難同乎木也古易傳本皆作木不必改

爲大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程傳作大益天下之事

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

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　虞仲翔曰大作謂耕

播耒耨之利侯果曰大作謂耕種也案繫辭傳耒

耨之利蓋取諸益故先儒說益之初爲耕事也孔

疏大作謂興作大事也與程傳合此義爲長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程傳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

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

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

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若平時則不可也　案傳曰三多凶三居下體之上專擅其事故言凶也凶何以无咎以其有益於民至誠以有孚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程傳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　案東萊呂氏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此義視程傳尤精且與小象脗合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程傳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案上以無位而妄思求益於人取求之厭莫益之矣奪饜之爭或擊之矣甚矣專利之凶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程傳莫益之者非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

案釋文徧孟喜作偏云周帀也虞翻曰徧周布也謂衆人无益之者故曰徧辭也本義謂從其求益之偏辭古注爲長

夬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矣王弼作明忌亦通　案傳義頗難曉龜山楊氏曰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紫巖張氏曰居德則必恣情恃功天下將羣起而攻之矣忌猶大邪此說近是夬以剛決自任若居德則自恃其功必爲人所忌矣施祿及下欲其澤及於下而不以

之自居則君子之道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程傳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案二以剛中居柔而有戒懼之心孚號之危故即戎不利惕號之戒故有戎勿憂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程傳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志決去危極之小人其勢必須消盡故曰无用號咷畏懼終必凶也

蔣氏悌生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若如傳

義似為小人謀恐只依卦辭孚號有厲之意言雖
是五陽決去一陰尚存苟或默然養禍終必致凶
案夬之辭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王者以號令宣
揚於外彖言孚號至誠之孚故其危乃光也二言
惕號戒懼之惕故有戎勿恤也皆所以為儆戒也
若默然无號不知儆戒終必有凶雖凶而終不可
長以陽長陰消小人之道必亾是以不能長久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程傳
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而陽衰矣凡女子小人
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　案女子壯則凌丈

夫小人壯則害君子夷狄壯則禍中國三者亂之階也程子於陰盛陽衰之漸垂戒深矣

九二包有魚程傳包者苴裹也　虞仲翔曰在中稱包或以包爲庖廚也王弼注云應已之廚釋文包本亦作庖同以杞包瓜子夏傳作庖案包有包苴之義程傳爲長

九五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程傳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

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賚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案有隕自天非幻象也寤寐之降神君相之遭命遇合之正得志匪時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故象曰志不舍命也

萃用大牲吉程傳萃者豐厚之時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以行故彖云順天命也　案萃已散之神明而以誠敬聚之莫大於孝享故萃取假廟之象

梁武帝用麪牲而廢血食是不知用大牲吉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程傳初與四爲正應初若守正不終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謂衆以爲笑也　案釋文若號戶報反馬鄭王肅王虞戶羔反程傳云號呼亦讀平聲朱子亦以一握爲衆鄭康成讀如夫三爲屋之屋夫三爲屋人三爲衆屋亦衆之象也初孚不終則亂終得與四萃聚故有先號後笑之象

六二孚乃利用禴程傳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

神明也　案用大牲則吉傳碩肥腯以承祭祀萃以大而亨也利用禴則孚蘋蘩薀藻以交神明萃以誠而格也象與爻互言之而其義始備

九四大吉程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　案四近君位而得衆心宜其吉矣而象言謂不當何也四以陽居陰位若不由正道而得上下之聚未爲吉也故必能大吉而後可以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程傳九五居天

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　案五爲尊位萃之五特言有位謂其不以有位自恃而以有孚爲歸也居尊位者必有恒久貞固之德比之親曰元永貞萃之聚曰元永貞若匪孚則無由光大故象曰志未光也

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程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

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禴祭之簡質者也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　案萃之六二升之九二皆曰利用禴二與五應萃之二以柔應剛升之二以剛應柔皆以誠意上結於君不尚矯飾故用禴皆曰孚誠足以動之也爲臣之道要之以積誠爲本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程傳四柔順之才以陰居柔昔者文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

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　案先儒皆以升爲文王之象然用亯岐山不繫之五而繫之四者四爲臣位猶是服事之心故象曰順事也象言南征吉者文王賜專征也程子依王輔嗣讀亨如字朱子從馬鄭陸王肅讀如亯本義爲長

升上六冥升利如不息之貞程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

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案豫之上六豫樂之極而不知節故曰冥豫升之上六升進之極而不知己故曰冥升皆冥昧之象也然冥豫而欲其有渝冥升而欲其不息聖人望人之遷善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程傳困而能亨且得貞正大人處困之道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案困之時當緘默以用晦文中子論處謗曰無辨亦是此意若逞其口辯而人不信乃自取窮困故傳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程傳君子當困窮

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案傳義深得處困之道不知命則怨尤以困而生不立志則行檢以困而失惟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故困而不失其亨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程傳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

已苟擇埶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案蒙
之見金夫女之失身者也困之困金車士之失節
者也以不中正而處正雖有終亦可羞吝也
井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程傳君子觀井之象法井
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　案勞
民勸相實兼井田之義三代雖有貢助徹之名而
田畝溝洫皆無所改故曰改邑不改井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程傳六以陰柔居下无上
水之象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
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所舍也　案初在下非濟

物之時當自甘於泥塗之棄而不宜見用於時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程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心之惻怛也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己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　案井可食而不食聖人所爲心惻

爲天下惜才也亦王明者志切於行如蘇文忠之
上神宗書是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程傳井以上出爲用收汲
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
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
也　案井養不窮勿幕則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往
來井井是以元吉無濟物之用羸瓶之所以凶也
有博施之功勿幕之所以吉也
革彖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程傳事之變革人心豈
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

告申令至于己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　案已日事之已成也凡人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必己日然後孚也盤庚之遷殷子產之治鄭皆初疑而後信己日乃孚之象也

彖曰革而當其悔乃亾程傳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惟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亾也　案介甫之變新法而其終必至於有悔有心世道者愼毋輕言更張也

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程傳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　案推

昔之人法歷代不同正朔明時變革之大者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程傳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案易爲占筮之書何以言未占而有孚也九五君位乾道乃革時事之當革者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虞書曰朕志既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何待于占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程傳小人旣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矣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

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

案小人既革面當與之休息以安其心寬大以新其志若更有所往則凶矣故以居貞戒之

鼎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利出否以從貴也程傳六陰而卑故爲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　王弼注取妾以爲室主亦顚趾之義也正義曰妾者側媵非正室也施之於人正室雖亾妾猶不得爲室主若有賢子則母以子貴以

之繼室則得无咎案得妾以其子母以子貴故象曰以從貴也孔疏謂以之繼室害禮違經失之甚矣　又案妾不可以爲妻後世有扶正之邪說立妾以爲嫡者失禮之甚者也齊桓葵邱之盟曰無以妾爲妻古者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左傳載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姒猶不可況爲妻乎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禮對曰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禮檀弓記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人以妻我注云妾之貴者爲之緦

言國人言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鄭君此注甚正儀禮喪禮傳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即易象從貴之義考之於經妾不可以爲嫡名分至嚴漢霍光不學無術以婢顯爲夫人卒有覆宗之禍世有不顧禮義寵妾以爲正室者觀霍氏之禍可不爲之寒心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程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

案初之顛趾出納而得其新四之折足毀敗而失其用故言凶也聖人言不勝其任千古之炯戒

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程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如耳者也二應於五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鉉　案鼎五君位鼎之黃耳以達聰也金鉉扛鼎以剛中也故象曰中以爲實陽剛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程傳井與鼎以上出爲用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　案上居成功之後不爲金鉉而爲玉鉉取玉之溫濟金之剛剛柔中節而用得其宜矣故象曰剛柔節也

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程傳不于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于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時則不至於極矣　案象曰畏鄰戒也自古禍亂之生兵戎之兆必先於其鄰而後及其身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程傳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得止之道爲无咎也

案輔嗣注背者无見之物也无見則自然靜止靜止而無見則不獲其身矣程傳因之象山陸氏曰艮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庭不見其人無物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程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案身家者人臣係戀之私也蹇蹇匪躬不知有身者也艮之止躬保有其身者也大臣而爲其身於國家何賴焉爻曰无咎言僅免一身之咎象曰止諸躬也言止於一人之躬皆微辭也

上九敦艮吉程傳敦篤實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案艮上變則成坤坤厚載物故有敦臨之象臨之上六曰敦臨復之六五曰敦復臨復之外卦皆坤也天下之事敗于薄而成於厚上居艮止之終敦艮之所以吉也

漸女歸吉利貞程傳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于朝人之進于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

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　案問名納采而進于室女之進以漸也安車束帛而進于朝士之進以漸也若不備禮而奔不待聘而至則失其漸進之正故漸之吉曰利貞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程傳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案賢德善俗以漸而化如木之長以漸而高也

初六小子厲有言无咎程傳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

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惟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　案初以卑下无應於上不敢急於躁進危而有言終於无咎凡初進之小臣當如是也故象曰義无咎也

歸妹象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程傳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

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狥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

案歸妹專言夫婦之義傳義亟戒至深少年後進當奉爲座右銘也

象曰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程傳永終謂生息嗣續

永久其傳也敝壞謂離隙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　案永者夫婦長久之道永則可以有終敝者男女淫佚之行敝則必不能永自然之理也思其永而防其敝君子有戒心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程傳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眾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惟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

然後无憂也　案豐爲盛大之象盛極則衰故傳以日中則昃戒之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程傳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爲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　案五以陰柔居尊位而能用章明之賢才則有令譽而致福慶用賢者天下之福生民之慶也故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程傳豐其屋處太高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無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無人也至于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也　案論衡云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无人也无賢人也王充此言深得經義豐之五曰來章來賢則吉也豐之上曰无人无賢故凶也

旅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程傳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正義曰火在山

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案獄者旅人之羈繫者也當如火之速而無稽留聖人之重民命也

初六斯其所取災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志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鄙瑣猥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案輔嗣注斯賤之役讀斯爲厮役之厮傳云卑賤亦依王說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

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　案羈旅之人既有次舍資財又有童僕之忠信必能免於災危故象曰終無尤也二在下而曰懷其資四近君而曰得其資斧蓋近君則濟以剛斷乃可有爲故非徒懷其資必且得其斧也然九四陽剛而不中正非其正位未能得時而行其志故曰我心不快旅處則善而我心猶若歉然易之垂教至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程傳六五有柔順文明之德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

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亾之發無不中則終能致

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　案程子謂旅不取

君象然如唐元宗之幸蜀唐德宗之幸奉天豈非

旅乎古者如太王之遷岐平王之東遷又豈非旅

乎必有戡亂之勳如射雉一發而獲上下相與終

得吉也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程傳六以陰柔居卑其所

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吉則爲宜也

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　案巽者順也

武人而能巽順則不至於剛暴恭順以事上而無

跛扈之嫌謙順以御下而無淩虐之失得其貞正則利矣

九二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程傳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意以動人也　案周禮史掌卜筮巫掌祓禳皆所以事鬼神而致其卑巽之道也能用其誠則吉不誠則失於諂瀆安能得其吉也

兌九五孚于剝有厲程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

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陰消陽者
也故孚于剝則危也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
得不戒也　案二居下位而孚小人說人而守在
己故孚兌則悔亾五以尊位而孚小人說人而狥
於人故孚剝則有厲所處之位不同也居尊位而
密比陰柔非在下位之可比也爻以危厲戒之不
可以不懼也
渙六四渙其羣元吉程傳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
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
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

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 案四居大臣之位絶朋黨之見去門戸之私渙散其羣而元吉可謂光明正大矣故象曰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程傳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當使號令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渙以離

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

案五居君位君臣合德中命號令以一天下之渙而民心歸之矣唐德宗興元之詔宋高宗南渡之詔深合此爻之義　又案九家易曰宣布號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本義从之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程傳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繫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　案虞云惕憂也王弼注逖遠也最遠於害小畜之血去惕出與此爻義同程朱皆以逖爲惕古字通用上處渙散之極無以濟天下之渙惟高

蹈避害而已故象曰遠害也
節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程傳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案傷財未有不害民者聖人於節之傳發之懼其朘削剝民煩苛害政節而制之斯害可漸除而民有生望矣唐太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亾矣又嘗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亾譬如饞人自啗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此言

可謂痛切千古之龜鑑也若專務歛財必致剝民民心既離地方必陷迷而不悟比比皆然善用兵者時時愛養民力藩籬既固姦軌自無所容以民衞民則民自安民安而後寇可禦也否則師老財匱而民之害終無已矣

六四安節亨程傳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

案六四順承九五之剛臣道之自處如此中正守節近承陽剛之位而已不與焉其節之安何也四近君位而得安安則必亨故象曰承上道也程

傳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足以亨矣此義得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程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　案上之苦節古之忠臣孝子不免於難凶則有之而悔則無是也故曰貞凶謂其得正而斃也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程傳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　案荀爽曰虞安也誠孚在中而不在外誠

主於一有他則不安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程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　案二之鳴鶴在陰發邇見遠信之廣也上之翰音登天聲聞過情信之衰也中孚之象惟在崇實行而戒虛聲故鳴鶴雖在陰而无不應翰音欲登天而不能幾也

小過彖曰有飛鳥之象焉程傳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　案王注云不宜上宜下即飛鳥之象集解引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

似飛鳥舒翮之象古本有此一句似非誤入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程傳小過陰過陽失位
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爲而爲陰所忌惡
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
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　案三以剛居正若自
恃其剛而不過爲之備則將爲衆陰所戕害矣故
避害之道防之不嫌其過謹小愼微而過於周防
以遠其害觀於小過之象聖人之垂戒深矣
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程傳輪所以行倒曳
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

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案未濟之九二亦云曳其輪貞吉程傳曰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愚謂曳輪實象也今北人以車濟水恐涉深險不敢輕進以繩倒曳其輪而濟之故既濟未濟之爻皆有此象

上六濡其首厲程傳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案既濟之上六未濟之上九皆有濡

其首之象初爲尾上爲首旣濟未濟皆有坎象旣濟以柔處上之極而不知履險之危未濟以剛處上之極而不知蹈險之戒故皆以濡首戒之

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程傳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愼故勇於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　案鄭虞並云汔幾也本義云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較之傳義爲長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程傳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

而已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上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可以无咎飲酒自樂也若從樂而躭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彖傳義甚精處未濟之時如淵明之飲酒斯可矣若阮籍劉伶之放誕則失其孚而不免於咎矣故象之戒曰亦不知節也

書程子易傳後

蒙少而讀易自漢唐迄宋元明之注解汎濫旁求無慮百數十家驚然而無所得迨年逾六旬篤耆程子之傳朱墨點勘日翫一卦兩閱月而卒業爲之歎絕以爲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夫程子之傳憂患之書也自序稱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己在紹聖中坐黨論削籍之後正竄逐涪州之時也傳言未濟三陽失位間之成都隱者兄見易傳作於在蜀之時呂堅中記伊川自涪歸易傳已成未出示人門弟子請業方取書篋身自發之呂氏謂其潛心甚久未嘗輕易下一字

焉忠恕記伊川歸自涪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其得力在於學易古人所爲蒙難艱貞也竊謂非程子明理之學不能爲此傳非程子進講之忠不能爲此傳非程子身罹憂患遠竄流離亦不能爲此傳惟其閱歷既深造詣益進洞然於陰陽消長之數吉凶悔吝之機其見幾也微其取旨也遠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可以立身可以處事舉而措之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人之學也第視爲解經抑末矣夫聖人十翼之傳明白顯易不煩注言而後儒之説易者解愈

繁而義愈晦理愈鑿而道愈歧即使探賾索隱抉幽洞微非聖人易知簡能之學支離曼衍庸有當於易乎程子之學明於政治得失之原切於身心日用之要欲學聖人之易舍程子無由入也繫辭之傳所指者不過十數卦而大義揭明聖人之言引而不發至程子暢發無遺啟天人之奧秘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其說易一依聖人之傳不取周子太極無極之說亦不取邵子河洛先天之說使學者曉然於平易之旨中正之歸而不流於術數得聖人之正傳者程子也朱子本義每云程傳備矣不讀程傳則本義仍

不能明由朱子而上契程子由程子而上契孔子斯聖人之立教易傳所以昭示來茲也然使程子經筵侍講得志於朝而其傳之立言或不能如是之痛切不幸有孔文仲輩忮害而摧抑之至於阻漢江之渡觸灔澦之舟亦云危矣而其學卒以不朽又安知天之所以阨之者非即所以成之也與易之終也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蒙於程子易傳而知其憂之深也

咸豐乙卯七月山陽丁晏書後

男壽恒昌校字

幽人紬韋編嚴阿此鈞軸含章利馬貞退遂懲抵觸
樂天復奚疑頭志還劬讀可笑豕負塗虛漲彭亨腹
交曉不見豝豈辨九與六億數純勿貳晨曦曜由宿
先哲何殷勤精微論快足述焉慎求比孚中反而縮
賾隱原淵淵探索超錄錄辭立澂游心眚瘳豁電目
習稽伊古言痛鑿于今欲憂患叢我躬加眾射之鵠
居易盍監茲白賁自遺幅

柘唐先生示讀所箸周易述傳用昌黎送諸葛覺
隨州讀書韻書後同治元年八月下旬一日識
于淮安蒲葭祠寓舍鼓山高均儒

續錄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程傳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　案程子訓官爲主守康成謂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仍當作官人解蓋設官所以隨時官有弊政不得不變而從宜琴瑟不調則改絃而更張之此渝變所以得正吉也然必出門以交賢人聽臚閒謗以期合宜若剛愎怙已私暱之交自失而又失人故出門有

功乃爲善變也
隨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案九四以剛明之德極人臣之位民隨於己可謂有獲矣然四近於五臣近於君逼處嫌疑之位雖得正而亦凶惟白其至誠之心明其臣子之道象曰明功震主而君

不疑其功臣有以明之也民隨於臣而感其德臣隨於君而結以誠此隨時之大義爲臣者不可不深思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程傳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聖人誅亂必先修已告自邑先自治也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不利卽戎謂不宜尚壯武也

案夬以五剛決一柔決小人之陰陽之剛雖有餘而陰之柔未易去也必當對越于上而揚于王庭

誕告于下而孚號自邑庶乎可以決去小人矣而猶慮其危厲不敢召兵以致亂故曰不利卽戎象曰孚號爻曰惕號處當決之時呼號以合衆志感之以誠惕之以憂所以防小人者至矣